



戴慧文和她的学生们



戴慧文(右)手拿芭蕉叶做的水灯

间隔年,到泰国山里去教书

□戴慧文

1

如果用几个词语让你迅速对我了解起来,我会给出以下几个:间隔年,东南亚,高中英语教师。

在间隔年热潮愈演愈烈的今年,我赶着大三转大四的空档也开始了我的间隔年。这次就主要说去泰国的经历吧,因为在那住了半年多。那天是9月23日,我本来应该是一名大四的学生,但因为“间隔年”,那一天我其实到了清迈。没有停留,直接上山去了学校。我教书的地方在泰国的边龙光华学校,位于泰缅交界处的一座山上,海拔800米,离金三角很近。边龙光华中学是由华人校长创立的,因为这里的大部分村民祖先都是华人,他们

有一个学生举手问我,老师你有没有去过云南,我的父母是云南来的,我在泰国出生,我好想回祖国看一看。

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不会说中文,于是校长牵头,创立了华文学校。每学期都会向海外招募四名教师,教学生们中文和英语。

每个人说到泰国都是生活很安逸,人很好,东西挺好吃,景色很美。可是我却没有那么好的福利,因为学校不在城市里,每一次上山,开车都要三个小时,更别提从山脚到市区了。很多在山上出生的学生们,16岁了还没有下过山。我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和他们聊天,说起自己的生活,说起去过的地方,他们本来都在忙自己的事情,渐渐的也听得入迷。

有一个学生举手问我,老师你有没有去过云南,我的父母是云南来的,我在泰国出生,我好想回祖国看一看。我把电脑里云南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,他一个人不停地反复看那些照片,眼睛里充满了渴望。“我想出去”,“离开这里”。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多

的话。同样在这里支教的老师说,如果想要养老,来泰国最好了,特别是这里。但是年轻人,总是要闯闯的。我就总和他们说,要从老师这里学知识,将来考大学出去,能过上更舒服的日子。

山上的气候挺好,泰国没有冬天,这里的学生自然也不知道雪是什么,他们眨巴着眼睛说“老师我好想打雪仗,电影里都这么演”的时候,我咬着嘴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是不喜欢冬天的,太冷了,反而这里的气候适合我这种慢悠悠的人。山上没有工厂没有污染,该有的都有,就是没有娱乐,傍晚六点左右店铺全都关门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,因为这里是两国交界,有些乱。在泰国,公民持枪是合法的,只要有公民证的人都可以申请携带枪支。泰国的摩托车很多,小学生都会骑摩托,出行也基本上靠它。所以当我说我不会骑的时候,所有人都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看我,觉得我是神奇的物种。刚到学校时央求着另一个老师骑车带我去了泰缅边境的寺庙,寺庙的一边是泰国,另一边是缅甸。国境线就是一道小小的木篱笆,有几个持枪的士兵坐在边上的房子里看电视。看上去很落魄的样子,我拿着相机和三脚架走过去,士兵马上从房间里冲出来,倒是吓了我一跳。我表示说我只想在这里转转,他们也就没管,我就一只脚踏着泰国一只脚踏着缅甸,感受了一下徒步过境的滋味。

我住在学校里,每晚六点到八点半上课,白天的生活就是买菜,做饭,备课,或者背着三脚架和相机满山转悠。不会骑摩托车,走路也就当锻炼了。每个月在这里会有一些生活费,剩下的就是帮学生补课,高三英语,一个小时只有2块钱人民币。一个1公斤的小西瓜都要3块钱人民币。自己赚钱才感觉到钱不够花,也不敢乱买乱吃东西,慢慢的也开始学会不要乱花钱。我很庆幸,用我21岁的年纪去体验与众不同的人生。

2

李天平,14岁,中一班,圆脸大眼睛。“老师,我想去中国”,他说这是他的梦想。我问为什么:

“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,我觉得泰国反而比较舒服呢。”他答我:“确实没有泰国好,读书要给钱,工作也难找,可我就是想去中国,因为我的祖上,都是中国人啊。”

听他这么说的瞬间,自己也怔了一下。看过了太多类似中国合伙人的电影,知道中国人的中国梦,但从来不曾料想过,他会拥有一个中国梦。

在中一班所有学生里,我和李天平的关系最为亲近,他比我小7岁,他说我就如同他的大姐,于是他一直喊我:姐。

李天平为我以及另一个支教老师做了很多很多,带我们一起骑摩托车出门,带我们玩遍了村子,早上我们起不来的时候,他会为我们做饭,这样我们一起床,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饭菜了。我还记得他最爱做的一道西红柿土豆片。因为我说我爱吃,他就每顿都做。记得我离开泰国之前,特地去学了织围巾,这样,在泰国偶尔的寒冷里,这条黑色的围巾就可以代替我陪伴他了。

在我离开了之后,他也没有继续读书,而是离开了村子去清迈城里打工。我在曼谷机场听到这个消息,肺都要气炸,当即打电话要骂他,他才初中一年级啊!这么早就进入社会,被欺负了怎么办,生病了怎么办,他还这么小!可是在听到他说:姐,我一切都好,我早点赚钱,就可以早点去中国了。在听到这些的时候,我躲在廊曼机场的厕所隔间里,哭得像个傻子。

李天平有一众兄弟姐妹,他是中间的那一个,也是最不受重视的那一个,他的妈妈在村里开了一家米粉店,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帮妈妈一起准备开摊的东西。八点去泰文学校学习泰文相关知识,傍晚六点再来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,直到晚上九点。他有一张可爱的圆圆的脸,每次笑起来,脸上的肉都要把眼睛挤成一条缝。天平是在泰国出生的,但是他们祖上是在中国打仗时,从云南退到缅甸,再退到泰国的。其实,不仅是他们家,整个村子,都是这样。

我躲在女厕里的这场大哭,是因为知道,他,他们,他们这一



戴慧文

1992年出生,南京人,硕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。曾在大三至大四的“间隔年”进行义工旅行,去过埃及、印度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巴厘岛、越南。

群人,不是泰国公民,也不是中国公民,他们只是生活在泰国泰北夹缝中的一群人,而泰北,还有十几万这样的人。他们没有户口,办不了护照,也无法出国。他们只能就这样,熬着,做着认祖归宗的中国梦,却只能打着最累的黑工。我只是心痛,因为其中的一个是我的学生,是我在泰国的弟弟。

3

在泰国,最有趣的节日之一就是水灯节了,比起泼水节的热闹和有趣来说,水灯节则更加有泰国传统文化的体现。水灯节那一天,全校放假,当天下午学生用摩托车把我接到家里去,一起动手做水灯。

我以前一直以为水灯和天灯一样,是用纸做的,所以当学生把一把长长的刀递给我的时候,我还没弄清楚到底要做什么。“老师,走吧,一起去爬树!”于是在学生的带领下,我拿着一把刀爬上了芭蕉树。

这里的学生都是自己做水灯,芭蕉树干切一指宽,像一个小盘子,那个就是水灯的底座了。用芭蕉叶包裹起来,做成各种形状,上面再插上漂亮的小花,用钉子固定,水灯中间放上鲜花瓣和一只小蜡烛,也就成了。芭蕉树干切下来的味道像黄瓜一样清香,咬起来也脆脆的,有一个学生还跑到厨房,给我们凉拌了吃。

一个下午,我们都坐在院落里,阳光洒在我们身上,愈发地衬得这个下午格外美好。晚上的时候,我带着高一班和高三班的学生一共三十人,一起坐上了校车,我们坐在校车后面的车斗里,在夜色下大声唱歌,直唱得边上骑摩托车的人按喇叭,于是我们就大声笑。其实学生也没有比我小几岁,他们19,我21。和他们在一起,更多的是做朋友,从他们身上了解最真切的泰国。

那天晚上,我们三十个人一起坐在水边点亮水灯上的蜡烛,“老师你看,是不是很像河里有星星?”边上的女孩这么和我说。我呆了一下,仿佛真的是这样。我就这样看了很久,直到学生喊我:“老师,快许愿吧!”我这才匆匆许了几个愿望,把水灯放在小河里,看着它慢慢漂远,渐渐的只剩下一个光点了。低头看水里,波光粼粼。抬头看看天上,几只天灯从我背后升起,缓缓飞向天际,学生在身后尖叫着“飞起来啦!”一边拉着我的手去看,我被拉扯得踉踉跄跄,却看见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画面。

其实我是看过银河的,但没看过这么美丽的“银河”,河里的水灯,天上的天灯,身旁的人。想起泰国的时候,我永远也忘不掉了,我们曾一同拉着手站在苍穹下,曾一同唱过歌,一同许愿,将水灯放进水里,一同很傻地靠着天灯拍照,一同低头看水,抬头看天。一同在这片天空下,生活过这么长久的时光。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水灯节了,而且,比任何人所接触到的,都更加美丽。

最后想说的话

要说的太多,篇幅太短,只能截取几个小故事来表述我在间隔年中的所见所想,我那一年中有半年都在泰国,所以自认为相当于半个泰国人了。现在我教过的学生都毕业了,工作在机场和各个旅行社。也许你去泰国旅行时,看到的某个中文泰文都流利的小导游,就来自边龙光华中学呢!